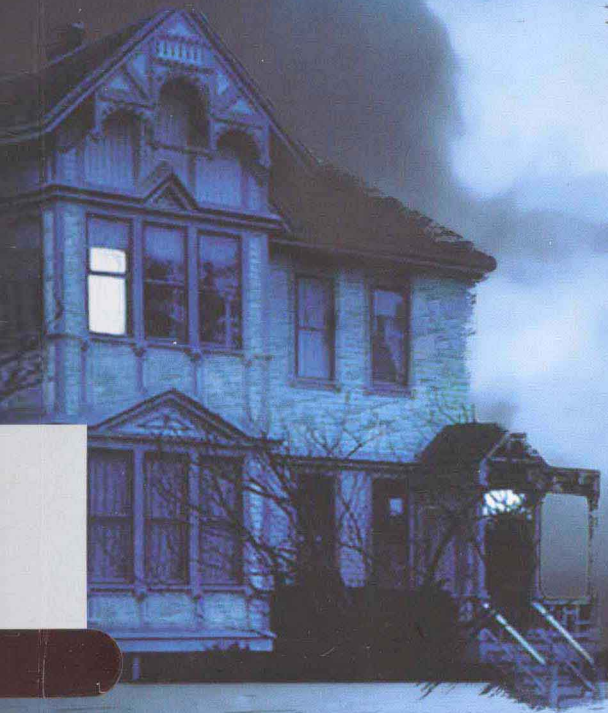


Black Swan

# 黑天鹅 旅馆

【美】克里斯·克诺夫 著  
陈鸣芬 孙成平 译



飓风来袭，舟船损毁，  
孤悬海外，黑天鹅旅馆，谋杀案……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Black Swan  
HEI TIAN'E LUGUAN

# 黑天鹅 旅馆

【美】克里斯·克诺夫 著  
陈鸣芬 孙成平 译



ARTIM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天鹅旅馆/(美)克里斯·克诺夫著;陈鸣芬,孙成平译.  
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3.9

书名原文: Black Swan

ISBN 978-7-5396-4668-8

I. ①黑… II. ①克… ②陈… ③孙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  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08431 号

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:12121066

Copyright © 2011 by Chris Knopf

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Permanebt Press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曾 冰

装帧设计: 徐 睿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15.75 字数: 240 千字

版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# 致 谢

每一本书的成功,都要感谢一些人,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。在此,我感谢我的朋友蒂姆·汉农,他五十五岁了,还在费希尔斯岛上做向导。感谢奇普·威利,他给我提供了航海知识。感谢辛迪·考特尼提供的法律语言与咨询服务。特别要感谢 Mintz & Hoke 的软件开发大师们,他们是约翰·耶格尔、唐·罗斯、迈克尔·佩利、安迪·图兰以及马克·博尼特。感谢目光犀利、思想深邃的读者鲍勃·卫乐曼、肖恩·克罗宁以及兰迪·卡斯特罗。永远都要感谢朱迪·谢帕德,她具有最好的编辑思想,同时也感谢她的合作者谢马蒂。

无论何时,都要感谢安妮·玛丽,她给我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。感谢玛丽·法雷尔,她终于认可了她丈夫喃喃自语地与想象中的人物对话,并非出于精神异常。

献给已故的塞缪尔·贝克特·法雷尔

他卓越非凡

送给我的艾迪

裹着衣服

没系锁链

## 第 1 章

爬上舷梯时,我反复对自己说,千万不要朝下看。

但还是朝下看了。当我们急速行驶时,迎向浪峰,朝帆船的右舷方向看去,驾驶舱与两股大浪间的波谷看起来硕大无比,难以穿越。我猛拉方向盘,把船靠近浪坡,尽量稳住。船头嗖地冲向空中,然后缓慢地漂向另一股浪坡,似乎嘲笑我先前的惊恐,直到另一拨巨浪撞击船尾,把 *Carpe Manana* 号推向另一股巨浪。

幸好及时把方向盘打向左舷,才使船幸免于突然横转,尽管泛起泡沫的绿浪覆盖了从船头到防浪屏的地方(防浪屏的材质是帆布和塑料,用来保护驾驶舱)。

*Black Swan*

保守地说,这种海浪以航海术语来讲可称得上“波涛汹涌”,我姑且称之为“暴怒的巨浪”或“疯狂的巨浪”。

“真有趣。”阿曼达从下面喊道。

“没什么,”我喊道,“我们才刚刚出发。”

她爬上通向住舱的梯子,身穿一件橙色的雨衣,掩盖了她那苗条迷人的身段。

我找到一根绳子,绑着她鼓起的背带,然后把她轻轻推进驾驶舱。

“这还是牛刀初试。”阿曼达一边说道,一边挤进舱壁,“暴风雨会有多猛?”

“NOAA 预报有误。他们有时会犯这样的错误,”我喊道,一股咸水扑面而来,“十月的天气最多变。”

“NOAA”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简称(听起来似乎是控制海洋和大气的机构),关于天气预报的来源有个鲜为人知的小秘密:长岛海峡的天气与其说是预报,还不如说是报道,因为天气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几乎没有征兆,直

到发生了才知道怎么回事。

“你已经成了 NOAA 的辩护者。”

“如果我们逃过此劫，我一定写一封非难信。”我说道。

“我想你说过帆船是不会沉没的。”

“我坚持那种想法。”

我告诉过她帆船很难沉没，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，各种情况——大风、巨浪、质量低劣的船只、手艺不精的舵手——综合起来，帆船也可能沉没。我们的帆船结实，反应敏捷，对于这点我一点都不怀疑。因为这艘船是由我的朋友伯顿·路易斯精心挑选的，他熟悉船只的性能犹如母亲熟悉儿女们的脾性一样。只剩下舵手是唯一不可确定的因素。尽管我经历过风风雨雨、各种各样的恶劣天气，可这次有些不同。

阿曼达从支架上抓起双向甚高频收音机手柄，开始拨动频道。我坐在柚木甲板上，稍微调整了坐姿，好让自己坐得更稳些，这时又一股巨浪打来。

NOAA 毫无歉意地修改了预报内容。机器般的女声说道：风向已转向西北，风力每小时 35 至 40 海里，浪高预计 6 到 8 英尺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浪高应该会达到 8 英尺以上。黎明前我们从罗德岛的朱蒂斯角出发时，天气预报也曾发出小小的忠告，现在变成了飓风警告：任何在海面上行驶的船只立即驶向最近港口，好像我们没有竭尽全力那样做似的。

接下来几个小时我们各司其职。阿曼达负责待在船上，当船倾斜，栏杆淹没在水里时，或巨浪像消防管一样射向防浪屏时，她努力控制着不发出尖叫声。

我负责我们不被水淹没。人们说，在暴风骤雨的天气中，船上的人比船更经得住风浪，我想是对的。很难相信在暴风骤雨中航行的船只能经受多长时间。

我一会儿用全力握住方向盘，一会儿又让方向盘在我戴着手套的手中旋转，似乎任何人力所为都毫无意义，似乎这船与大海合谋，让我对它的掌控成为泡影。

海水无处不至：冲刷船头、拍击防浪屏、溅洒气窗，以至于在我脚下旋转，最后从驾驶舱地板上的排水孔排出。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，大雨从船头左舷方向



打进来,刺痛我的脸,模糊我的视线。

阿曼达饱受高度紧张的情绪折磨以及紧握扶手的体力折磨后,精疲力竭,现在慢慢归于平静,妩媚的脸上笼罩着忧虑。

我开始意识到,紧接着我们要向 10 英尺高的巨浪冲下去。我不是游泳高手,但在孩提时玩过人体冲浪的游戏,因此,在脑海里潜伏着如何巧妙利用大浪之间的间隙,迅速冲下汹涌海浪的意识。

由于站久了,腰背酸疼,不停地转动方向盘,使得胳膊也有些不听使唤,但毫无办法,只盼望着一切有所转机。但事与愿违,而且情况越来越糟。我对自己说,天啊,这是费希尔斯岛湾,不是南部海洋。我想再一次向 NOAA 确认,但我知道毫无意义。确信身处反复无常的暴风雨中,只能听天由命。

冲过另一个浪峰,我把船转向左舷方向往下冲时,又转向右舷,及时避开了一股向驾驶舱袭来的汹涌巨浪。

“我猜你不能直航了。”阿曼达一边说着,一边从驾驶舱的甲板上站起来,最后袭来的一股巨浪使她摇摇晃晃。

“如果我是位更有经验的水手就好了。”

“你有其他本事,”阿曼达说道,“给我点时间,让我想想你的本事。”

“有那么难吗?”

“你有一只非同寻常的狗。”

她说的是艾迪,一只体型中等的牧羊杂种犬,他还在船舱底部,服用了一些苯海拉明后,安稳地睡在水手卧铺上,身上覆盖着我们称之为防风布的塑胶帆布。需要对他防备的是,他非但不害怕狂风暴雨,而是太喜欢。在车上也这样,我开得越快、越不稳,他就越兴奋。剥夺了他的乐趣,我有些于心不忍,但我不能忍受他不时吠叫,指使我放他到船舱上面来,好让他越过船舷玩水。

另一个难题是要不停地在 GPS 上确认我们的位置。在这种天气中,有几次我们迷失了航向,错过了入港的关键时机,更糟的是,这使我们处于更危险的境地。

机缘巧合的是,风向使我们直线驶向了费希尔斯岛上的西港,这个地方正是



我希望不用太费力到达的地点。如果朝北偏离一点儿(正是那天我打算去的地方),我们船的右舷就会遭到巨浪劈击;如果朝南偏离一点儿,我们就会驶入费希尔斯岛东头的礁石区,或者进入更远的海域,一边是布鲁克岛,一边是波浪越发汹涌的海洋。

一小时后,我们成功避开各种礁石、费希尔斯岛湾上的浮标和浅滩,我感到了一丝解脱。船的左舷边是岛上的大陆地,船头方向是西港,在安全抵达前我们还需要忍耐。

这种心情一直持续着。突然,连接舵柄和方向舵的缆绳折断了,前功尽弃。

突发的故障令我震惊,简直无法相信。我拼命地旋转着无精打采的方向盘,由于操作得当,船只有所反应,顺风行驶起来。如果风力再小些的话,情况会更好些,因为风会推着船慢慢往前行驶,我们能够有所掌控地漂移,直到救援人员到达。现在意味着我们又要像无头苍蝇似的,进入另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,前面等待我们的可能是报复性的风力。

当船被抛向一边时,我整个人飞起来了。阿曼达尖叫着,抓住我的雨衣,我们俩都到了忍耐的极限。我撞在驾驶舱舱口栏板上,撞得太重,把防风板撞落了,所幸没有东西破碎。当船摇晃得厉害时,我们互相抓牢对方,尽量在涌进驾驶舱的水里站稳。

接着,不知是什么魔力使 *Carpe Manana* 号平稳了下来,任何好的帆船都要受此训练,我们缓解了几秒钟。

当涌入船舱的海水缓慢流出排水口时,我拉开驾驶舱里小储藏室的间隔板,拽出紧急舵柄。幸运的是,我们在缅因州出发时,我把帆船从头到尾仔细查看了一遍,发现了这根紧急舵柄。接下来要做的是把舵柄安装在舵手座位下的附件装置里。附件装置盖着一顶干净的小玻璃纤维丝帽,只要拧开两颗大大的飞利浦牌螺丝钉,就可以把它移开。但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中,移开它也不易。因此,我选择了一条更适宜的航线,握紧右拳,猛击玻璃纤维丝帽,然后取了下来。

如果是普通人,没有从事过短暂职业拳击手生涯的话,像我一样用拳头敲击,非但取不出玻璃纤维丝帽,还会把手弄伤。然而,我取出了玻璃纤维丝帽,但

手也受伤了。

不是整只手受伤，只是中指指关节的骨头受伤。疼痛难忍，但手指还能活动，情况没有改善之前还得干活。

几秒钟后，又一股大浪卷来，把船掀到浪底。我赶紧把紧急舵柄安装在附件装置上，用尽全力向左转舵，船向右行驶，船头指向我们要去的地方。如果情况更糟，需要海上救援，我们就要去西港。

疾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犹如在空中飞行。我瞥了一眼 GPS，速度超过了每小时 9.5 海里，疾驰时达到了 10.2，而这条船的最高理论速度为 8.5。

紧急舵柄的把手长度只能起杠杆优势把手长度的一半，但只限于理想条件下驾驶专门定制的单桅纵帆船。这根舵柄整齐地存放在储藏室里，帆船设计者当初显然预见到该配件的用途，在使用指南的标题下赫然写着：“标准安全设备”。

另一个挑战就是要调整舵柄的倒骑驴的操作方法，往右转舵，船就往左行驶。当我努力适应千百种新的操作方法时，帆船又出了一次状况，在松开方向盘前，我恢复了意识，谢天谢地，我们又安全了。

我们挣扎着往前行驶。我脑海里又萦绕着一种想法：船比人更能经受磨难。我这样想是有根据的，我的双臂直到手掌，时不时会失去知觉。我 57 岁，身体状况良好，干了一段时间木匠活，使我的臂力激增。但是就好比手工操纵一台大型洗衣机的搅拌器，排出 32 000 磅水，连续工作 10 个小时，任何人也受不了。

慢慢地我感觉体力不支。

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让阿曼达来接替我，但不可能。她虽然身体强壮，而且遇到任何问题都乐意处理，但这是个技术活，条件又如此恶劣。尽管如此，我不能继续干下去了。她开始学习如何驾驶帆船，就像每一位新手学习开车一样。现在我们用的是非常规舵柄，着实考验新手的耐心和决心，她还行。

“嘿，很好。”我向她喊道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过来点，靠拢我。”

“遵命，水手。”

“站稳。”

我换到了舵手座位的左舷，让她坐在右舷位置，然后向她解释基本概念。

“我让你推，你就使劲推；我让你停，你就停；我让你拉，你就拉，如此等等。”

“我想我能学会。”

“现在我为将要对你大喊大叫而道歉，”我说道，“掌握时机最为关键。”

“只要你不像现在这样对我大喊大叫，我就不会怪你。”

“保证不会，亲爱的。”我喊道。

一切运行良好，尽管我要发出像“撒开手”这样的命令，因为她习惯性地抓紧舵柄，等待下一步操作的命令。“撒开手，太好了”只是一种客套话，却是表达我们浪漫缠绵情感的前提。

结果我们找到了有效的节奏，阿曼达也参悟了在恶劣天气下驾驶帆船的禅宗，这不是她理性思考的结果，而是她本能的反应。

船慢得似蜗牛爬行。我们的船轰鸣着行驶在波涛翻滚的海面上，当我看见费希尔斯岛北海岸时，时空似乎凝固了。

“我什么时候可以问‘我们到了吗’？”阿曼达问道。

“我们到的时候。拉！”

我们交流了几句后，我看见了灰绿色的小土丘，我想是远处康涅狄格州海岸线上的诺斯登普林，是穿过西港港口的一座小岛。我叫阿曼达无论发生什么，舵柄保持正中，然后我查看了 GPS。

在离岩石群不到 20 英尺时，我迅速抓起舵柄，往后一拉，把我们推向左舷。船只在突然改变航线的情况下发出嘎吱声，接着又一股波浪袭来，船只在没有任何操纵的情况下，像箭一样飞向另一个方向。我提醒自己，费希尔斯岛湾的水上水下阻力重重，而且招招致命，上帝赐给了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的傻瓜 GPS，使我轻而易举地避开了灾难。我所要做的就是时不时查看一下 GPS。

当我们驶过岩石重重的浅滩时，我看见了白色浮标，正常情况下也不易发现，只是偶尔几秒钟能看见，在大浪冲击下浮标发挥不了任何作用。

现在船彻底向东行驶，我寻找着标明通往西港航道的巨大红色浮标。当我们处在浪尖上时，我能目击四分之一海里，看见了灰白色的牌号。几秒钟后，我们又被甩进了深海槽。面对一堵水墙，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认为，我们瞬间会被淹没。但接下来的一秒钟，我们又被掀上了浪尖，简直要疯了。

我又查看了一遍 GPS，心想，在极度疲劳的状况下，又是大雨滂沱，又是浪花四溅，我是否彻底看清了一切？

“该死的浮标在哪儿？”

“鬼才知道，船长，”阿曼达说道，“我再也看不见任何该死的东西。”

在水面上航行，你往往会怀疑自己的眼力见儿，或怀疑电子设备的精确性，抑或怀疑航行中船只位置的推算。不像在坚实的陆地上，东西在哪儿就是在哪儿，地面不像令人恶心的海面，一望无际，不可预测，波翻浪涌。

“不，”我自言自语地说道，“浮标就在前面，应该在前面。”

“也许有人把它移开了。”阿曼达说道，想尽量帮忙。

“不可能。”我说道。突然，在我们船的正前方，有一个湿漉漉的像红色魔鬼般的气泡，在剧烈翻滚的海浪里一上一下，证实了我刚才的说法。

这次我选择将船转向右舷，因为我担心反推力会挤压阿曼达。无论往哪个方向，似乎都难以避免撞上浮标。我默默地计算着救生衣的件数，哪件救生衣能达到最佳浮力效果，我怎样才能使艾迪的长鼻浮出水面。还有，计算着我们中某个人在冰冷刺骨、波浪翻腾的水里游到福来特·哈马克的成功几率。福来特·哈马克是另一个岛屿，和西港一样，只要我们到达那儿，我们就可以穿过布满岩石的海岸，抵达陆地。

我闭上眼睛，握紧舵柄，又睁开眼睛，看见前方熟悉的巨浪，硕大的红色浮标不见了。它从船的左舷漂移开了，迅速往后移动，致力于它自己的战斗了。

那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。坏消息是在合适位置上标明浅滩位置的红色浮标，现在漂到我们船底下去了。我又做了一次冒险动作，急拉舵柄，迫使船掉头，开往港口航道。

突然，大海的波涛放慢了节奏，我们只有一点不适感。现在我能看见我想去

的地方,看见了熟悉的陆标,只是大雨滂沱,狂风大作,视线有些模糊。我知道我们成功了。

我调侃了阿曼达一回。

“还有麻烦吗?”她问道。

“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一切均无定数,”我说道,“只有一件东西可以确保活命。”

我从她手中接过舵柄,她又像先前那样靠着舱壁,头上绑着湿漉漉的发带,赤褐色的浓密秀发从肩部拖曳下来,一直拖到胸前橙色的雨衣上。布满雨珠的脸庞充满着焦虑的疑惑。

“是什么东西?”她问道。

“厨房水槽旁边小柜子里的伏特加,再多放些冰箱里的冰块——你知道塑料杯在哪儿,不要小气喔!”

阿曼达拿来了酒。当我们穿过西港时,艾迪醒了,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。风还在我们的背部飕飕地刮着,但海浪由于周围的陆地和福来特·哈马克岛逐渐平息下来。我在大风中使劲掌舵,我们放下主帆,发动马达,Carpe Manana号挣扎着向前跛行,穿过防浪堤,进入内港,安然无恙。

暂时摆脱了大海的威胁。

## 第2章

我知道，十月份在内港可以找到很多停泊位。抢占停泊位等于偷盗，但正派人也不会与刚从暴风骤雨的大海里脱险的一船破衣烂衫、精疲力竭的难民计较。

阿曼达缺乏抛锚的经验，经过几次尝试，终于把连接缆绳的浮标固定在海底蘑菇形的混凝土物体上。

风力虽然有所减弱，但还是增加了泊船的难度。最终我们把船停泊了下来，船体没受到什么损坏，我们俩也平和冷静了下来。

*Black Swan*

我们坐在驾驶舱里，像一对傻瓜，一边酗酒，一边评论港口周围美丽的景色。雨停了，露出斑斑驳驳的蓝天。太阳出来了，照射着秋天的树、水边的人家、帆船的旗杆、机动船只和船上的风帆——如此静谧，如此优雅，等待着冬天的来临。

阿曼达很想谈论过去十二小时发生的一切——生与死、喜与悲。我也兴趣盎然。

“你说有趣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用‘有趣’这个词来描述太软弱了，这个词不能描述人类的经历，除了那些亲身经历的人外。”

“你认为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遇难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我可能会。怎么样呢？我们成功了。顺便说一句，你看起来像一条溺水的艾尔谷犬。”

“有多少艾尔谷犬会穿橙色的连身雨衣呢？”

我倒在驾驶舱里的座位上，摸着怦怦跳动的的心脏，一件一件地数着我们经历的幸事。我不止一次地想着我是否能把船安全驶向海岸。关注自己安危的同

时,更无法忍受,也难以想象让阿曼达和艾迪处于危险境地。现在好了,我们安然无恙,致命的危险成了理论上的想象。

太阳落到了树干后,把树叶染成了红的、橙的、绿的,色彩斑斓。天空的颜色起初就像褪了色的牛仔裤,瞬间又化成了紫色和玫瑰色。十月份狂风大作,大海汹涌与降水没什么关联。水手可能在猛烈的旋涡中耗尽全力,而岸上的人们却享受着缕缕阳光、习习微风。

“你应该给伯顿打电话,”阿曼达说道,“造船工应该做一些解释。”

我拉开雨衣袖口上口袋的拉链,取出手机。手机里的电还是满满的,就是没有信号,我把它关掉,又喝上了酒。

“我划小艇去找付费电话,”我说道,“我先清除掉一加仑的肾上腺素,好让我的心跳速度接近蜂鸟的心跳速度。”

尽管全身湿漉漉的,也掩盖不住阿曼达天生的美。天色逐渐变暗,海面逐渐平静,阿曼达蓝色的眼睛和橄榄色的皮肤也逐渐加深,她又恢复了往日的灿烂笑容。

“我想我刚才听到了哼哼声,”她说道,“又听到了。”

“姑娘,别用你那女人的悲悯之心来可怜我。我在大学受过训练的,麻省理工学院。”

“你的手怎么样?”她问道。

“破了,还好,不太严重,就是肾上腺素太多了。假设有伏特加橙汁鸡尾酒就好了,想想看放在哪里。”

“我应该是用什么东西裹住了。”她说道。

“放在急救箱底下。”

我常常惊叹人类经历了极度紧张后,还能潇潇洒洒、悠闲自在,至少我们现在就是如此。厄运终于结束了。大海里咆哮的波浪已经被推到了某一处黑暗的角落里,现在人人都认为海岸风平浪静。

阿曼达从急救箱里拿出一大堆东西,为我受伤的手做了一个结实好用的支架,这时,手突然感觉到阵阵疼痛。



“太好了。”我说道。

“你应该给伯顿打电话。你还能划小艇吗？”

我告诉她，就是一只手绑在背后也行。不过现在的情况和一只手绑在背后也差不多。

现在我要把 50 磅放了气的小艇从驾驶舱的储藏室里拿出来，充上气，放在一边，然后把浸透海水的尾挂机艇从气窗底座上放下来，把它接在小艇的尾部，挂上汽油箱，发动起来。

太容易了。

“我会鼓励你的。”阿曼达一边说道，一边干她自己的活了。

一小时后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艾迪高兴坏了，他已经爬上了桅杆，虽然雄心勃勃，心里还想着做更复杂的动作。他笨拙地使尽了吃奶的力气跳下舷梯，毛发在空中飞舞着，然后跳进了小艇。吠了几声，吠声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急切；爪子出了些血，血流得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。

*Black Swan*

跳进小艇后，他爬上了船头，昂起头，伸长的舌头在微风中抖动，俨然一尊活着的船饰像，把刚才经历的困难顿时忘得一干二净。

我使劲拉出绳索，肩膀都差点从锁骨中脱出来，终于开动了发动机。艾迪被尾挂机艇发动机发出的咔嗒咔嗒声搞得不耐烦。我拽住拴狗绳，把他拉进小艇，扭动尾挂机艇的风门，箭一样地冲过内港昏暗的灯光。

艾迪挣扎着，想继续待在船头，我也就算了。一只手拽着拴狗绳，一只手按着风门，几乎把我撕成两半，然而，艾迪胆大妄为的抗拒却使他心安理得。

水在船底流过，泛起灰蓝色的泡沫。

在一片模模糊糊的海岸线上，加油码头影影绰绰，我心想这是个不友善的地方。当我抵达时，这种想法果真应验了。码头上站着一位灰头发的大个子，布满痘疤的肿胀的脸上眉头紧锁，双手叉在臀部。

“不能停泊在这儿，”他说道，“这个季节码头关闭了。”

“我需要用一下付费电话，”我说道，“我用断裂的舵柄停过去点儿。”

“那儿也不准停。”

“我能停在哪儿?”

“哪儿都不准停,这个季节岛上的码头关闭了。”

有关费希尔斯岛的这种情况我向来知道。长岛北部分叉处的最东部的地方是个不想让任何人涉足之处。美国四分之三拥有祖传财产的富豪居住在私人豪华俱乐部,另外四分之一混居着避暑的小康之家,或是长年居住在这儿的当地居民,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有狂热的仇外情结。

“我知道不是真的,”我说道,“渡船每天还继续开出。”

那家伙站在码头上,奇丑无比。艾迪摆动着长长的尾巴,汪汪地叫着,似乎在说:“抱歉,朋友,但我确实要上岸。”

我回到小艇中,发动马达,划向离码头 100 英尺的小海岸,把船停在布满鹅卵石的沙滩上。艾迪急忙跳出小艇,钻进沙丘的草丛中,一会儿就不见了。麻脸的家伙处理完他自己的事后,又从海滩那儿溜达过来,走到我们面前。

“狗不许进入海滩。”他说道。

艾迪从草丛中蹿出,跑上前来,摇动着尾巴,急于和他交友。

“附近哪儿有付费电话?”我问道。

“康涅狄格。”

“我感觉出你不想让我们待在这儿。”我说道。

“你说对了。”

“可恶。”我说道,继续将小艇往海滩上拖。我打开马达引擎盖,用背挡住那家伙的视线,然后用瑞士军刀旋开阻止发动的零件。艾迪在那家伙面前献了一会儿殷勤,想引起他的注意,但最终还是放弃了,开始在海滩上寻找他的最爱之一——腐烂的海生物。我背起称之为防水袋的橡胶口袋,吹哨召唤艾迪,他跟着我离开了海滩,向街上走去。街上有一群建筑物,矗立在码头上方。建筑物之一是岛上唯一的加油站,为码头补给燃料。另一处建筑物是港口游艇俱乐部——一处矮墩墩的简陋小屋。会员们可以在这里存放游泳衣,听听赛事要闻,在露天的小隔间里洗个淋浴什么的。第三处是称之为黑天鹅的建筑物。

黑天鹅建筑物是时间久远的新古典式建筑物,如今还完好地矗立着,是一家